

精华之友

人类的和平革命



愿景与现实

关于此文

我的病只有在我尝试了一切之后才会痊愈：给人们留下一个愿景，并把它传播到各地。

在你面前的是这个愿景。

16年的探索、研究，但也有妄想和偏执，导致了这篇著作的诞生。在以下几页中，你将了解到疾病通过哪些森林、水域、黑暗和诅咒将我从我们生活的“封锁”中引向这个愿景并进入光明。

这道光从以下几句话中闪现。请花一些时间来阅读它们。这让我感觉好一点。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保护的是我们的地球及其所有独特的生物和自然奇观。这种写作是为了鼓励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幸福和健康的未来。

你的自然之友

精华之友

人类的和平革命

版本说明。

www.dierevolutiondermenschheit.info 电子

邮件: wesenfreund@gmail.com

© 2020 成为朋友 照

片: Pixabay

够了！

全世界的受害者和可避免
的苦难过去和现在都够多
了！

你自己的孩子？

是的，我可能想这样做。但
只有在我使世界变得更美好
之后。

你的自然之友

目录

妄想症？	页码 8
成为朋友的方式	页码 12
"苦难"和"废话"	页面 20
我们"大自然的奇迹"	页面 23
奇迹杀死 奇迹	页面 24
宗教	页面 24
帽子和刀子	页面 25
太阳的帝国	页面 26
希望之 痛 第	页面 29
和平革命 联合国的任务	
关于 全球再分配	页面 35
访问承诺页	页面 40

个人 关注页

页面 40

关于 作者

页面 41

妄想症？

我的名字是韦森弗伦德。我是一个自大狂。

这就是医生说的。

但必须有人展开这个愿景，把它带给人民。

在我的手中，我持有我们地球的图像。你可能熟悉这样一张从太空拍摄的我们星球的照片。

我们可以列出我们太阳系的行星和更多的行星。地球是其中唯一为我们提供栖息地的：我们的蓝色星球。

在我患妄想症之前，我几乎没有这样做过，只是非常罕见地看了一张地球的照片。我的栖息地，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是我居住的社区或村庄。在我们繁忙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目光很少能超越这些。我们可能会去城市或另一个社区工作，但然后我们回到家里，回到我们所谓的生活环境。但我们的生活世界要大得多。



在我的街区，我认识很多人，有家庭，有女朋友，有朋友，去购物，去工作，去有电子音乐和摇头丸的俱乐部。我像我们人类一样生活着。

。所有这些都是在妄想症之前。

今天，我的生活空间已经不同了。我的观点已经改变。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看这张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。我拿起它，看看我们真正的生活空间是什么。我们所有的邻居、地区、村庄、社区、国家和大陆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。每个人在思考时都知道这一点。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或意识到我在偏执狂发病后一直在做什么。

。我看着照片，看到了我们的地球。我们已经对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

我想到了一个老笑话。

"两颗行星是否会相遇？你好吗？"其中一个人问道。

"不怎么好。"回答响彻整个宇宙。"我有人性

。"

"哦，"另一个星球说。"别担心，这种病会自己消失

。"

也许我们人类会自己消失。但我们仍会有数百万年的时间。但即使是我们的结局，我们显然也很匆忙。我们习惯于赶路。我们破坏了我们的星球。依靠它生活，破坏它。将无处可去。否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就没有地方住了。上面的笑话要实现了。我们人类成为一个愚蠢的笑话。

我希望我们能够获得对我们的地球的赞赏--它团结、维持和滋养着我们。

每天看一次我们蓝色星球的照片。把它捡起来放进你的钱包。就在你保存你的朋友或家人的照片的地方。在你的智能手机上安装地球的图片作为背景，与你的朋友分享它们。我们的星球--我们没有比这更宏伟的东西了。我们应该崇拜、庆祝和关心它，而不是新的SUV或其他"封锁"驱使我们进入的废话。

我自己也曾生活在这些"封锁"之间。我的病使

我离开了它们

了。这种情况持续了16年。人们看着我，好像我放弃了现实生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它。

我想说出我们的一些 "阻塞"，我们以后要一起驱除它们。

嫉妒、怨恨、职业主义、性别差异、肤色
、全球财富分配。

民族、宗教、避税天堂、工业动物
谋杀、不平衡的
气候正义。

朋友之道

让我向你描述我的旅程。我的疾病如何将我带出了一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界。

"阻塞"和黑暗步入了光明，我的目光也随之扩大。很像我狭隘的邻里生活空间，扩大了对我们星球的思考。因此，在我讲述之前，让我们

再看一下地球的照片。我们不能经常这样做。

我的生活开始得很传统。我上过学，爱我的童年，爱我的家人和朋友。

青春曙光初现。并立即再次结束。当我14岁时，我发现我父亲倒在厨房地板上的血泊中。把我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，我感到他很冷。我从来没有忘记那种冷漠。它是自杀的寒冷，是无望和绝望的寒冷。后来我常常变得非常冷漠。我完成了学业，找到了工作，并仰视我的兄弟。他比我大六岁，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。这--我心想--也应该是我的道路。但事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技术和房子是我的音乐。我经常去跳舞，直到天亮。我感觉多么好。我甩掉了一切。甚至爸爸的感冒，否则我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它。

有时有人带着这些药丸。XTC。他们都很好。因为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无休止地跳舞，用这些红色、蓝色、绿色或黄色的药丸。那是纯粹的幸福。直到我的脑袋再也受不了了。所有的颜色都消失

了，仍然是

除了黑色，什么都没有。数字在我的脑中移动。他们是为我而来。

"偏执型精神分裂症"，医生说。我的生活当时就被分割了，几乎是十七年前。在我身后是我的童年，我的

我父亲的死亡，青年和青春期，跳舞和我的女朋友。我失去了她。再也没见过她。

在我面前的是：黑暗和一个难以理解的、几乎是17年的走向光明的旅程。黑暗常常占据了我的头脑。用恐惧和邪恶填满它。这就是医生所说的妄想症。这是很残酷的。但它解放了我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它推翻了"障碍"，

帮助我从我的存在中摆脱了

"善与恶"的旧的

、执着的想法。我知道我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并制定了我的计划。我将引诱邪恶和它的狙击手到我的线索上，带领他们穿过草地进入森林，最后让他们被联邦国防军消灭。

邪恶更喜欢抓取弱者。我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他

们会来的，那些随从，如果我，一个病人，遇到了一个

梅朵一瘸一拐地走着。易于发现、跟踪和拍摄。

我拿了一副拐杖。靠着它们，尽管我不需要它们，我步履蹒跚地走出公寓，走到街上，在房屋之间，来到一片草地的空地上。现在邪恶会看到我。

当我走近森林边缘时，草在我的鞋子和拐杖周围打转，显得很虚弱。我脑海中浮现出童年的歌曲。在柏林墙倒塌之前，我们一直住在现在的开姆尼茨市，过去被称为卡尔-马克思-斯塔德。这是我在民主德国爱国时期的歌曲，我先是轻声吟唱，最后大声唱出。

“ 兄弟们，为了太阳，为了自由，
兄弟们，为了光明
黑暗的过去照亮了未来。

我几乎已经到达了森林。邪恶，它必须要看到我。它就这样来了。我清楚地听到了。我唱得

更大声，在腋下夹着拐杖蹒跚地走在大街上。

树木和树叶的噼啪声背叛了我。

我停了下来，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我。我对孤独很熟悉，但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。我确信，这些人已经出发去殖民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了。

只有我被遗忘了，也许是被故意抛在后面。

"我是，"我拼命地对着森林说话。

"最后的人"。

我走了几步。树叶再次发出沙沙声。是否有其他人可以向他们出卖我的声音？邪恶。当然，人类在前往一个遥远的星球的旅途中留下了它。它仍然在那里。我感觉到了。树枝鞭打着我的脸。我已经开始跑了。邪恶，我听到它在靠近。它就要抓到我了。现在。

党羽们的狗威胁要到我。他们想要我的肉，我的骨头，一切。我恐惧地嚎叫。我像一只熊一样尖叫着。把我的动物都吓跑了。认识到狗之间的方式，因为它总是和为

一切都有办法，窜过它，跑过森林。

树枝打在我身上，好像大自然在报复我们人类对它的破坏。突然间，我走到了一堵墙前。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，我直接跳了过去。我可以在另一边摔得多远。但我什么也没做，也许是无懈可击，继续跑，跑进了一个森林湖的水里。

。

在我头上的星星。他们也让我感到害怕。它们只不过是邪恶可以追踪我的卫星。到处跟踪我。即使是在这些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水域里。

。

鱼在我的腿上游荡。邪恶冲向我。我感觉到它的呼吸。它声嘶力竭地推着。但它似乎并没有走近。

。

我所站的这个水体，我在梦中就知道。就在这里，在这个湖底，我想寻找一些东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。这条鱼向我打招呼。他们似乎一直在等我。 与鞭打

的树枝相比

，

齐腰高的水面上是一种
和善的
，我把头伸进水里。

并开始强迫性地潜水。我必须找到它，我寻找了很久的权杖。只有在我手中，我才能最终将人类从所有痛苦中解放出来。我一次又一次地下潜，来到水面，看到火把在闪烁，使我眼花缭乱。

湖泊被包围了。我心中的熊是沉默的，想要休息。钓鱼湖的主人已经打电话给警察，警察又打电话给医生。现在他们在那里，把我领到救护车上，在救护车的灯光下把液体抽到一个注射器里。我的死刑注射。我想不出别的办法。我看到针头被填满，尖叫着说我不想死，并反抗。他们把注射器放在一边，给我注射镇静剂。

30分钟后，男人带我去洗澡。我应该用海水冲洗，他们说，并打开了水龙头。我让它落在我身上。瑟瑟发抖。我除了想到即将从下水道中出现并将我撕碎的僵尸外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

"苦难"和"狗屁"

在诊所里，妄想症消失了。我已经经历了地狱。我曾故意把拐杖夹在腋下进入其中，走过田野、森林、水和纯粹的恐怖。但我已经把地狱抛在脑后。

她现在已经是过去式了。我把它从我的脑海中抹去，就像我们冻结的思维组合--"善"和"恶"--对我来说不再存在。我在人为的恐怖中度过，已经把它打碎了。断了，"善"和"恶"这两个词摆在我面前。许多信件。

b - o - e - s -

eg - u - t

新事物的开始。我只是要找到它。将长方体字母推来推去，形成变形金刚。在"邪恶"中，我找到了"湖"，想到了权杖，知道自己走对了路。

我们在"善"和"恶"方面的两极思维已经失败。它不再适合于描述。

我们人类正在做什么，对彼此和对我们的星球。我感到不得不替换这两个词。悄悄地，我说出了我的想法。

痛苦的废话

我变得更大胆了。更加有力地说着这些话，终于使它们与我的整个身体产生了共鸣。我打破了我的“街区”，打破了那些锁链，并为全世界的人喊出了声音。

“我们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的痛苦是多么的低能。”

我们 "大自然的奇迹

我也经常把 "人 "字从我的信件中剔除。我看着躺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的小方块。

M - E - N - S - C - H

我对许多与我们人类有关的事情感到羞愧--我们对所有生物的肯定、剥削、破坏、贪婪和痛苦。我讨厌所有这些 "街区"。我把字母移位，寻找字母的变形，但没有找到一个。

"人 "的概念已经失效。

"我们为什么不重塑自己呢？"，我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悄悄地许愿。在我身上发现异象，并把它们说出来。

"我们既不是生物，也不是上帝的造物，也不仅仅是人类。因为所有的生物，每一个人、每一种动物和每一种植物都是独特的，都能激发出灵感。

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奇迹。

奇迹杀死奇迹

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剧情。精神病阶段，把我赶出了家门。狙击手通过瞄准镜看着我。正如我后来意识到的那样，每个武装人员都象征着我们的一条封锁线。他们不会让我逃跑。我再次提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名。

嫉妒、怨恨、职业主义、性别差异、肤色
、全球财富分配。

民族、宗教、避税天堂。

工业化的动物谋杀，不平衡的气候正义
看到上面的射手，看起来像个猎人，他象征着我们的工业化动物谋杀，对自然界的奇迹进行屠杀、肢解和粉碎。

当我看到有人吃肉时，我被一种我难以承受的折磨所刺痛。但我坚持不懈，提出了我的问题。
。

"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叉子刺进几天前还在呼吸、感受和热爱生命的东西里，并不亚于你？

"

自从我走过地狱之后，我有勇气问我的同胞这样的事情。当有人用叉子钻进一块肉时，请感受到他的痛苦。

宗教信仰

其他狙击手，我看到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礼拜堂上。

它们象征着

发自宗教的"封锁"。我曾经以为这些可以制止地球上的痛苦和日益严重的破坏。这是个错误。我意识到宗教是如何将我们人类彼此分开，阻碍共存，并促成了我们最终应该使人类和我们的星球摆脱的一切。

帽子和刀子

在家里，我练习了各种仪式。我想，通过他们，世界将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。我拿了一顶帽子，在帽子后面放了一把刀。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眼前的一切，牛仔或白人，他无休止的贪婪和对我们人类造成的危险。贪婪是我们的天性吗？"这个问题不放过我，我的小韵律就这样出现了。

"那些用广告、人为唤起的需求扼杀他们的
意识的人
母乳喂养与购物。"

像一个玩物一样，人们有时会驱使我在购物区无休止的消费。到处都潜伏着危险，试图将我拖入贪婪和"封锁"的漩涡。有一次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撕掉了我的衣服。只有赤身裸体，身上没有消费的痕迹，我才能生存。他们不会像这样抓我。

而事实上--我现在是自由的--我周围的一切都冻

结了。像盐柱子一样

我旁边的路人。我想到了《圣经》故事中的罗得的妻子，她最后一次转身看了看被上帝毁灭的所多玛，那里像一个商场一样在她面前着火。

太阳帝国

我跪在地上，仰望着太阳。狙击手们已经消失了。随之而来的是刚刚遮蔽天空的乌云。阳光的光芒温暖了我。太阳--我向它鞠躬，如同向所有的奇迹和生命的肯定鞠躬。

许多女王和国王都配得上创造的皇冠，因为他们真正尊重和保护生命。然而，太阳是所有奇迹中最伟大的。如果没有它，它将是黑暗、寒冷和没有生命的。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太阳帝国与数十亿的女王和国王更迫切需要创造。

在阳光下温暖自己，就像我赤身裸体、跪在地上崇拜它一样。如强



手指抓着我的肩膀，男人们冲我说话，把脸侧向阳光下。一名警察和一名救援人员几乎在为我打架。虽然警官想以造成公害为由将我带走，但救援人员说到精神异常，说服了警察，我被带到了医院。在一个担架上，他们把我推过病房。“拿着，”我抬头看着走在我身边的警察，“请拿着我的钱包。我不再需要它了。”从口袋里掏出我的钱包，我把它举到他面前，真的把它推给了警官。我是如此确信，我即将离开地球，进入天国。

那个警察没有接受我的钱包。我的路也没有通向天国，但他们把我从医院赶到精神病院。

“他们要带我去，”成了我唯一的实话，“去一个集中营。把我带到那里，走向无尽的死亡。”
我想到了我的母亲。悄悄的告别

我颤抖的嘴唇上划过几个字。那一天，我经历了地狱--并把它留在了身后。

希望之痛

医生再次指出 "精神病发作"，并给我递上药物。我不想要他们。决定已经做出。我的康复将不得等待。毕竟，精神病发作是如此强烈，充满了领悟，我不想遏制它们，甚至不想把它们从我的身体里驱逐出去。

我想向这些见解完全开放自己。让他们来到我身边，带着他们进入世界。我就是这样向自己发誓的，现在我带着这篇文字站在你们面前。她充满了恐惧。你已经知道了。但通过恐惧和我的痛苦，我们必须去。让我们一起走几页。为这些线条的尽头，为我的愿景和我们共同的希望。

偏执狂将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描述为剧烈和可怕。
"这在我身上没有什么不同，"我曾经想，把我脑子里的世界末日归咎于这种疾病。今天，我知道得更清楚。我对世界的感知并没有因为我的疾病而提高。

我们对地球的破坏、对武器的持续生产、战争、对自然界奇迹的无尽痛苦和大规模谋杀，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可怕。我的病让我大开眼界，我对此充满感激。

世界的状况在身体上折磨着我。如果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，这将是我们的救赎。在痛苦的驱使下，我们会多么迅速地敦促，不，迫使我们的政治代表走上新的道路。

请花些时间。感受你们自己的内心。我们人类的所作所为真的正确吗？难道我们不能把隐藏的东西拿出来，完全不同吗？深入感受你们的内心。这并不容易，我知道。封锁"和日常生活紧紧抓住我们。我们认为，他们支持我们。

但事实上，他们让我们喘不过气来，而且

自由，带来痛苦和毁灭。

继续感受，越过障碍物。你会成功的。找到这个我已经知道多年的灵魂之痛。把它作为一个机会，站起来。冲出“封锁线”。敦促有权势的人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因为只有在一起，我们才能成功。

人类的和平革命

“尊重是一个和平世界的核心”。

我多么喜欢这句至理名言啊。直到我读到贝托尔特-布莱希特。

“首先是食物，然后是
士气。”

布莱希特在“三重唱”中的话是真的。这一真理应该决定我们的首要目标。

为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提供有尊严
的基本收入。

饥饿和相关的痛苦，种族主义



在我们的蓝色地球上，任何地方都必须停止排外。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毕竟，我们这些"自然界的奇迹"也拥有神奇而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带领世界走出痛苦。没有"封锁"的观点向我们敞开了它们。我们做好事，这让我们很高兴。

当然，你已经帮助了某人，做了好事。这种行为感觉不是很好吗？比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东西更深刻、更有力、更人性化？

当我们成功地将饥饿和痛苦从世界上驱逐出去的时候，这种感觉一定是多么强大和洋溢着力量和幸福。将两人送入我们自己制造的地狱，然后让它自己吞噬。永别了，你这个老鬼。再见了，你这个自私的老男人。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意识和全球重新分配，作为"人类和平革命"的开始。



联合国对全球重新分配的授权

没有人能够比联合国更好地执行全球再分配的任务，将饥饿赶出我们的世界。我们必须无情地迫使他们建立一个全球分配机构，确保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。

这是第一步。它是巨大的。但我们人类是物流和分销的主人。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想要什么，或者感到灵魂深处的痛苦，我们几乎什么都能成功。这就是我们的力量。让我们最终用它来做好事。许多问题提前出现。我想在这里回答他们。

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
"全球基本收入"？

人们在这个地球上挨饿，而其他人则生活得很富裕。贫富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不人道的。我们需要用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来对抗它。什么可

以

还有什么能比为所有人提供全球基本收入更好的呢？

为什么基本收入必须是全球性的？

金融和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织。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创造价值的国家征税，并在必要时利用这些资金来帮助。

我深深相信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关爱标志，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。我们人类走得更近了，战争的危险也就减少了。正如布莱希特愤世嫉俗地说，“食物”就会出现在那里。道德将随之而来。最后，我们可以永久地培养对生命和地球的尊重。

为什么联合国需要推动全球基本
收入？

任何国家和自我都不能阻挡一个和平和

供应充足的国际社会对其产生破坏性影响。每个国家

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而且必须相信这个想法。联合国将不得不鼓起勇气，站在其主要资助者美国的立场上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将取得成功，变得更加独立，并最终为我们的共同使命筹集更多的资金。

谁来收取全球基本收入？

联合国--作为一个国际公认的组织
- 在全球强制性任务之后。

联合国是如何收钱的？

作为一种基本的公用事业税，通过数字支付。

联合国如何分配基本收入？

例如，在约旦，联合国已经在

按虹膜扫描、指纹扫描或区块链发放

资金这在国际上也将是一个安全和

明智的做法。

谁为基本生活提供资金？

对参与全球价值创造过程的所有收入征税，为基本收入提供资金。此外，还将引入对富人的全球征税。因为没有人需要超过10亿欧元来生活。更多的财富将被社会化，并由联合国作为基本收入进行分配。

你认为我的计划听起来很乌托邦？不，

它不是。这当然是有远见的。

但我们可以做到。

我们正在引入全球基本收入。

这是我们作为人的责任。

如果我的病允许，我将亲自申请联合国的职位，为全球分配项目进行论证，如果有必要，也会进行战斗。

再看看它，我们共同的家，我在这里把它当作照片拿在手里。我们的地球。我站在下面的某

个地方。我在远方。同时，我们也接近

这个星球，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望。让我们把它们变成现实。让我们最终开始他们--我们的
的
"人类的和平革命"。你是朋友

访问承诺

那些排除在外的人背叛了他们的同胞。

如果你想免费收到这本书或在线阅读，请看这里：www.dierevolutiondermenschheit.info

个人关注

致全世界所有对这种写作的批评者。

为了全人类和所有众生的利益，请做得更好--尤其是最弱小的人！

征集捐款

100%的捐款，以启蒙的名义，将用于这个写作项目的有效宣传。

Paypal: wesenfreund@gmail.com

银行：C24

iban: de56 5002 4024 0462 2001 01

bic: deffdeffxxx

作者

出生在地球上。你也是吗？

我们之间似乎有相似之处 :)这毕竟是一个美妙的基础。

对于那些对更多细节感兴趣的人来说。我出生在 Karl-Marx- Stadt (前民主德国) ，现在的开姆尼茨。

此时此刻，我想向所有开姆尼茨人、德国人、欧洲人、地球上的公民，总之，向我们地球家园内外的所有生命发出热情的问候。